

法国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 中的天津籍华工

吴德义

从法国滨海大学讲学归来数月,虽事务繁多,但脑海中始终不能忘怀长眠在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中的华工。每当闲暇或夜深人静时,那些孤零的、简陋的墓碑,就会在心底浮现,搅动着悠长的情绪。我想象着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身影,在战火纷飞中艰难地挣扎踉跄的脚步,还有在异国他乡因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而加倍生发的游子愁苦,禁不住湿润了眼眶。但穿过思绪的长廊,置身于历史的理性之河,我知道,这些身份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卑微的华工,在被尘封半个多世纪以后,他们对一战胜利结束作出的贡献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,他们的身影逐渐出现在一战官方纪念活动里。我更知道,不管他们是否自觉,他们的牺牲和奉献,由中国成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,负责华工招募工作。中法双方正式订立合同,就用工年限、工资待遇、生活水平、医疗福利与组织管理等作出规定。此后美国、俄国亦相继派员赴华或通过中国公司在多地招募工人。法国招募华工约4万人,英国招募华工约10万人,俄国招募华工约3万人。

1914年7月,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因战争惨烈,参战双方均损耗巨大,兵员伤亡严重。协约国方面颇感人力不足,法国政府首先想到招募华工以弥补用入荒。次年初,法国国防部代表、退役中校陶履德(Georges Trupit)以农学技师身份赴华,与北洋政府要人梁士诒接触。梁氏等人正谋划怎样才能参与战后和会以争取国家权益,直接出兵为当时孱弱国力及动荡局势所不许,“以工代兵”则成为可行办法,因此双方一拍即合。由于中国尚守“中立”,双方遂商定由中国成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,负责华工招募工作。中法双方正式订立合同,就用工年限、工资待遇、生活水平、医疗福利与组织管理等作出规定。此后美国、俄国亦相继派员赴华或通过中国公司在多地招募工人。法国招募华工约4万人,英国招募华工约10万人,俄国招募华工约3万人。

北运河(京杭大运河北段)历史上又称“潞河”,其名源于汉代潞县(今北京通州),自隋唐起逐渐成为沟通华北与江南的漕运命脉。明朝定都北京后,潞水地位骤升,江南漕粮经此直抵通州,再陆运入京,故有“潞水通天下”之说。明清时期,潞河千帆竞渡,沿岸杨村驿、河西等码头商贾云集,南北货物在此集散,催生了天津早期的商业文化。对于“潞河帆影”的盛景与“漕船夜火”的繁华,不乏文人题咏,已成为天津城市记忆的一部分。

西指神京御水通,蒲帆乱射夕阳红。粟输南国争飞挽,客近长安尚转蓬。历历晚烟收极浦,依依晴树趁轻风。往来闻遍沙头鹭,独立苍茫送去鸿。

清代吴合纶所作的这首《潞水帆樯》,以诗笔勾勒出当时北运河的漕运盛景。诗中“西指神京御水通”点明潞水为连接京城与江南的漕运咽喉,千帆载着“粟输南国”的漕粮,在“蒲帆乱射夕阳红”的晚景中,呈现出一派商旅繁盛的景象。“历历晚烟”“依依晴树”的恬静,则对应北运河两岸的田园风光。

《明诗综》载有无名氏《直沽棹歌三首》,其中二首:“云帆十幅下津门,日落潮平不见痕。苇甸茫茫何处泊,一灯明处有渔村。”“蘼芜杨柳绿依依,稻熟

的根基。末句“告尔村中氓”的劝诫,恰似潞水畔官民共御天灾的集体记忆:从筑堤疏浚到广植耐涝作物,从屯粮备战到维护漕路,天津人始终在河水的恩赐与暴戾间寻求平衡。此诗以麦田起笔,以边防收束,将一条河与一座城的命运紧扣——潞水的波澜,牵动着帝国的粮仓、百姓的温饱,乃至津门的兴衰。

清代沈善宝的诗《武清道中晓行》,以细腻笔触描绘了当时北运河的秋日晨景,将漕运水道的自然风貌与农耕文明悄然相融:

柳黄枫紫莫秋天,四野晨光散晓烟。数缕黑云鸦结阵,一鞭红日马耕田。浞河水落归帆稳,蓊树云深倦鸟旋。几度停车磨好句,飞琼诗笔最清妍。

明清两代为固堤防洪,在北运河两岸广植柳树,秋日柳叶转黄,与野枫交织成“柳黄枫紫”的图景。“浞河水落归帆稳”则暗合漕运节律,深秋北运河水位下降,漕船结束年度运输,南归船队借水势平稳返航,桅影渐稀,唯余“蓊树云深”间倦鸟盘旋,勾勒出漕忙暂歇后的宁静。“一鞭红日马耕田”更折射出北运河对天津农业的润泽——武清作为运河粮仓,因潞水灌溉之利,秋收后田畴仍见耕马驰骋,备耕冬麦。全诗以清丽语言,将北运河的漕运功能、生态景观与农耕文明凝集,绘为一幅水陆共生的秋晓图,武清古道车马尘烟与潞水帆影,皆沉淀为天津“因河而盛”的隽永诗痕。

老米店村东临北运河,位于武清区南部的黄庄街,其兴衰

是北运河历史的微观注脚。这座元代渡口因漕运而兴,古时北运河武清段河道浅狭,漕船需在此换载小型驳船,逐渐形成仓储集散地。明人储懋《老米店有感》云:“层冰一夕塞河船,记得携家已十年。鲑菜灯前谁共饭,月明行店一凄然。”“层冰塞河”直指北运河冬季冰封导致航运中断的历史现实,与十年漂泊、孤灯冷月的行店场景相交织。清代郑梁为黄宗羲弟子,有《早发老米店》一诗:“不将鞭子不将灯,束手空车得未曾。灿烂星辰霜店火,丁冬环佩月河冰。两钱烧酒重裘暖,一站寒风旭日升。不有双肱无赖疥,此时清直直飞腾。”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: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“丁冬环佩”指河水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庞家嘴村位于今北辰区双街镇西北部,在北运河与永定河之间,因运河的环抱形成独特的地势风貌。据记载,明永乐年间,陕西庞姓人士在此圈地建村,因北运河湾形似嘴,得名“庞家嘴”。明末清初阎尔梅的《潞河庞家嘴僧舍偶作》云:“一别诸老矣,停舟潞水村。”诗人以“霜店火”“月河冰”捕捉黎明时分的剪影:寒星未退,空车待发,烧酒驱寒,疥疮的痛痒反衬出苦寒中的生机。“丁冬环佩”指河水碎裂之声,呼应北运河冬季行船需破冰转运之艰险。此二诗一写动态启程的鲜活,一述静态困守的苍凉,共同印证了老米店“因河而生”的命运——这座古渡既是南北粮运的中继站,也是无数人生如浮冰般聚散沉浮的见证者。

天津的文化性格由运河滋养出独特的兼容性。《丙寅天津竹枝词》中有诗云:“虹桥春水路三叉,兰桨轻摇背晓霞。舟子问将何处去?且停武库看桃花。”文人笔下的桃花诗境与船工聚集的市井码头,商贾的繁华与文人的雅趣共同构成了北运河的双重图景。同时,诗歌作为一种记忆载体,也将“河海通津”的基因刻进了天津城市文脉。

圣艾蒂安·奥蒙公墓非常简陋,无墓碑,每座墓前都立着一块小碑。碑文分为三个部分,最上部从右至左用中文书写四个字,或“勇往直前”或“虽死犹生”或“流芳百世”,下一排是英文,字体较大;中间部分是两列竖排中文,分别写着墓主籍贯和姓名,其下用小一号的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着编号;最下面,第一排用英文写着“中国劳工旅”字样,下一排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着墓主死亡日期,多数人死于1919年的不同月日。

来自直隶天津县的华工有5人,直隶武清县1人,依照现天津行政区划则为6人。直隶天津县5人是:回玉合,编号14834,死于1919年4月12日;王起顺,编号9012,死于1919年5月7日;萧玉明,编号12984,死于1918年11月6日;张茂瑞,编号71929,死于1919年2月13日;方老,编号49977,死于1919年8月9日。武清县苏连城,编号41130,死于1919年1月2日。对于一块小小的墓碑来说,碑文已承载了足够的信息,但对于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身世,则有大不足:他们是谁的儿子?又是谁的丈夫?为了什么、何时来到法国?他们在法国都做过哪些工作,他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想什么,他们在相距遥远的故乡还有亲人吗?亲人们知道他们殒身海外、葬于何处吗?

……

这一切都没有答案。回国之后工作告一段落,为一释胸中块垒,也为告慰长眠于异乡的华工,我决心弄清天津籍6名华工的生平事迹,哪怕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,也要努力去还原他们的生活故事。我先去天津图书馆,然后去市档案馆,再去市地方志办了解情况,同时不忘多渠道查阅当时的报刊资料。在市档案馆查到了天津惠民公司的几份档案文献;和市地方志办一位工作人员聊天也颇受启发,但没能找到有关6位津籍华工的具体材料。也许他们太普通了,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,也没能力为自己留下启示后人的文字,他们只是被时代卷入了历史洪流之中,他们的故事与身体一起早被埋入了时间深处。但是,他们的牺牲让我国有机会参加战后和会——尽管仍被忽视,但由此开始了我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、为国家民族争取权益的漫长过程;他们的英勇精神被长久传颂,也为今天的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。

他们不该被忘记,我将继续寻找他们的史料,哪怕是蛛丝马迹亦弥足珍贵。读到此文 的诸君,假如您有所知晓,亦有缘分的一线牵,欢迎和期盼着您的加入,让我们一起来完善他们人生的拼图!

他们值得!



听泉图 中国画 郑二岭

华北平原深处,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薄的晨雾,衡水湖从酣睡中缓缓醒来。站在湖西岸极目远眺,粼粼波光揉碎了朝霞的绮丽,水汽在湖面织就洁白飘渺的轻纱,青头潜鸭成群结队掠过水面,唤醒了三生岛、樱花岛新一天的鸟语花香。

衡水湖,恰似一块温润无瑕的碧玉,静静地镶嵌在古老的冀州大地上。它是华北平原唯一保持沼泽、水域、滩涂、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,是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。追溯衡水湖的历史,可谓源远流长。相传在上古时期,大禹治水来到冀州,看到这里洼淀星罗棋布,便疏导九河汇聚于此,衡水湖由此雏形初现。北魏时期,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的“博广池”,就是衡水湖的古称。从“美饗佳虾,岁贡王朝,以充膳府”的记载中,我们似乎能探究到它被称为“博广池”的缘由。隋炀帝下令开凿的永济渠,也就是如今的卫河,从湖边蜿蜒而过,让衡水湖成为南北漕运的关键节点。

在古代,衡水湖虽不如长江、黄河那般声名远扬,却凭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,吸引文人墨客多会于此题诗作赋。唐代诗人岑参在《冀州客舍酒酣赠王绮寄题南楼》中写下“野旷不见山,白日落草头”的诗句,生动地描绘出当时衡水湖畔湿地的苍茫景致;王之涣在《宴词》中对衡水湖的景色不吝赞美:“长堤春水绿悠悠,映入漳河一道流。莫听声声催去棹,桃溪浅处不胜舟”;宋代诗人梅尧臣在《送李阁使知冀州》中也有“绿水塘蒲短,晴天寒雁多。家声复年少,矍铄笑廉颇”的描述。可见,唐宋时期的衡水湖已然成为农耕文明与自然生态和谐交融之地。

衡水湖四季如画,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韵味,春有飞鸟夏有荷,秋有落叶冬有雪。春天,万物复苏,候鸟归来,在湖面上盘旋、嬉戏,为衡水湖增添了无限生机。夏天,衡水湖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彩画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千朵万朵荷花竞相绽放,粉色的似天边的云霞,洁白的如冬日的初雪,层层叠叠的荷叶间,点缀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。微风轻拂,荷花轻轻摇曳,送来阵阵清香。偶尔有蜻蜓轻盈地点水而过,惊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,更是为这幅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之美。秋天的衡水湖,诗意与温情交融升华。每当夜幕降临,湖边的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,那是农家正在忙着准备晚饭。老人们坐在门前的石凳上,沐浴着夕阳的余晖,摇着蒲扇,讲述着衡水湖光阴的故事。一轮明月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中,宛如一个巨大的银盘,洒下清冷的光辉。岸边的芦苇丛中,萤火虫提着“灯笼”穿梭其间,一闪一闪,忽明忽暗。不远处传来悠扬的竹笛声,那是渔民在吹奏家乡的小调,音符在夜空中飘荡,诉说着对这片土地朴素的爱。到了冬天,衡水湖银装素裹,仿佛童话中的冰雪仙境。湖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宛如一面巨大而光滑的镜子,映照着天空的湛蓝。岸边的芦苇被积雪覆盖,像是一丛丛洁白的珊瑚,在寒风中微微摇曳。偶尔有野兔从芦苇丛中倏地一跃而出,在空旷的雪地上



漫步衡水湖畔

朱志刚



留下一串串梅花状的脚步,很快又消失在茫茫雪野之中,给这片寂静的世界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衡水湖是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驿站,许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繁衍。据自然资源部门统计,衡水湖鸟类观测记录现已达336种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有21种,有“鸟中大熊猫”之称的青头潜鸭格外引人注目。目前,青头潜鸭在衡水湖的种群数量达到308只,占全球已知数量的13%,它们俨然成了衡水湖的“长租户”。

踏上湖心的三生岛,这里是绝佳的观鸟研学之地。人们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鸟、识鸟、赏鸟,深度体验独特的湿地生态。当地人生态的关注和呵护,也换来了生态的反哺。如今,衡水湖已然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热土之选。游客们来到这里,可以尽情欣赏秀美的湖光水色,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;可以品尝美味的湖鲜,体验渔民的生活乐趣;还能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,沉浸在千年儒乡的深厚底蕴中。

历经岁月的沉淀和人文的滋养,如今的衡水湖早已不只是一处自然景观,更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地标。衡水湖所在的衡水市,是千年儒乡,这里一湖灵秀,文脉绵延不绝。衡水湖的水,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,更孕育了诸多名人家——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,“头悬梁”的东汉儒学家孙敬、西晋文学家张载、唐代边塞诗人高适、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等。

沿着湖畔前行,不远处便是孙敬学堂。孙敬,这位家喻户晓的励志人物,就出生在衡水湖畔的冀州区闾里古镇。走进闾里古镇,“三千楼台浩荡碧波静听水鸟鸣春雨,四时殿宇满岸柳林畅观荻花舞秋风”,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回到了汉代。街道两旁的建筑古色古香,青石板路诉说着岁月往事。从闾里古镇回荡千年的读书声,到冀州博物馆承载的历史记忆;从冀州古城再现的先辈生活画卷,到非遗展台上能工巧匠的传统技艺,无一不在彰显着衡水湖深厚的文化魅力。

我沿着湖边缓缓踱步,脚下的泥土松软而湿润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那是大地的气息,也是生命的味道。

五月的衡水湖,碧水悠悠,裹挟着无尽的诗意,就连拂面的微风都变得温柔许多。各色花卉肆意绽放,好似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。画舫船缓缓前行,剪开翡翠般的湖面,泛起层层涟漪,连呼吸间都弥漫着芦苇的清香。白鹭忽然惊起,扑闪着翅膀飞向天空;野鸭排着整齐的队伍游过来,打破了湖面的平静。船头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盈在香甜的空气中,也感染了岸上的游客。暗香浮动之处,满湖春色仿佛被剪裁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。闾里的千年古钟,承载着千年的厚重历史,又浸染着春天的浪漫气息。小桥流水人家,一角一隅都充满了春天独有的韵味。

衡水湖,承载了游子太多的回忆与眷恋,它的安静与和谐,如同冬日的暖阳,长久地温暖着我的心,让人难以割舍。我将牢牢记住衡水湖每一朵浪花的纹路,用心把湖畔的每一缕晨光酿成爱的诗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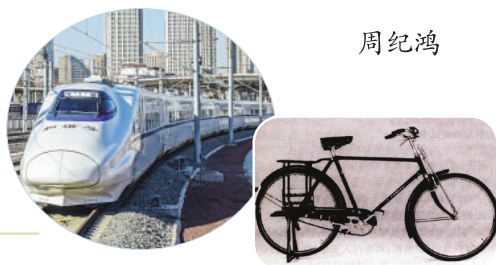
的交通工具还是以飞机居多,飞机有大有小,但都方便快捷。

退休后,我很少坐飞机了,多是乘坐高铁出行。风驰电掣的高铁,令人体验到了新时代的速度与效率,也实实在在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——不仅有多种多样的交通方式,而且有速度、服务、性价比等多项选择,这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,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。

2020年以后,我基本上蜗居在天津城里,年岁渐长,走路不再健步如飞,且日新步履蹒跚,每天外出基本上还是乘坐公交或地铁。再过十年,我就要步入“杖朝”之年。一个人的交通史志,从小三轮车、步行、自行车、火车、汽车、飞机,再回到步行、拄杖,或许还会有轮椅……总之,体验过五花八门的交通方式,跨过了从小到大再到老的各个门槛,眼见过彩虹就在前方,也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,更享受着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日新月异的生活。当我在海河边仰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目睹车流如潮,万米高空有时有飞机划过天际线,蓝天白云映照下的海水河水平无波,静若处子,不由感慨时光飞逝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回想这几十年的人生之路,我个人的交通志,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刻录本。

我的交通志

周纪鸿



童年时我家住在站西街,火车不间断地从家门前通过,每一次火车呼啸而过,我家的房子就会有轻微的震动。我是枕着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入眠的。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,一有火车开过来,我就骑着车三二轮车追赶风驰电掣的火车,害得母亲对我丝毫不敢撒手……

我在家门口的铁路职工子弟小学上学,步行不到百步就到了校。上初中后,仍是就近入学,那时非常渴望拥有一辆自行车。我们院子里有户人家有一辆自行车,是在银行买国债兑奖的,我就是借用那辆自行车学会骑的。

当时我个子不高,骑车姿势很丑,右脚从车架子中间掏过去,踩在脚踏板上,不久就学会了。有一段时间,我多次徘徊于一个委托商店前,那家店卖旧自行车,40多元一辆。我回家跟母亲商量是否可以买一辆,母亲不同意,她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,在家里做些缝补衣裳的活,挣点小钱贴补家用。

1970年至1972年,我在秦皇岛市第一中学上高中,因住校,一个月回家一次。回家需要先坐小火车,从抚宁区上庄坨站上车,经亮甲山、石门寨、付水寨、鸡冠山、杜庄、海阳等小站到达秦皇岛市内,再乘绿皮火车坐至山海关站。小火车票价5元钱,大火车票价3角钱,往返一趟需要1元6角钱。那时我每月伙食费才8元钱,故不能经常回家。有同学从北部山区步行回家,我身体不太强壮,腿部力量不足,只徒步走过一次,还把胶鞋走坏了。虽省下乘零星车费,却搭进去鞋钱。这样的交通方式实在划不来。

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育系统,当上了小学老师。学校在城北,家在城南,距离有些

远,家里就设法给我买自行车。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,买自行车需要票证。母亲托舅舅在唐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,那辆车不是太好骑,多年后才知道,那是舅舅托人从天津买来零件后,请人组装的“拼装车”。恢复高考后,我考上了大学,寒暑假回家就全靠绿皮火车了。大学毕业后,我到铁路成人高校当讲师,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,出差则是坐火车。当时,铁路职工出差坐火车免票,火车速度不太快,一般每小时七八十公里就算是快车了。1994年,我换了工作岗位,两年后,单位分配了住房,我不再用每天骑车折腾了,上下班走路就行。2002年,我调入天津工作后不久,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套房,上班不用骑车,步行10分钟左右即到单位。因岗位性质,出差调研巡视是我工作的常态,尤其经常深入基层单位,很多时候需要坐越野车。越野车减震效果好,乘坐者视野开阔,也比较舒适,但是坐久了也很疲累。我和同事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行程几百公里。有高速公路还好些,没有高速公路走边境线的国防公路就稍差些,有些颠簸。不过,我出差

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(二)

旧诗中的天津北运河

石玉

檐鸟立又飞。赚得南人归思历,白鱼紫蟹四时肥。”直沽地北运河、海河与渤海交汇处,为天津聚落兴起之地。“棹歌”即渔民行船所唱之歌。第一首中“云帆十幅下津门”写的是北运河漕船浩荡而来,经潞水直抵三岔河口,再转海运赴辽东或入京,直沽遂成“漕舟之会”。“苇甸茫茫何处泊”一句符合当时河网密布、湿地连绵的地理特征,漕船常需借渔村灯火导航,催生了丁字沽、西沽等以摆渡、捕鱼为生的聚落。而“白鱼紫蟹四时肥”则凸显北运河滋养物产之丰饶——河湾处“河海两鲜”交汇,漕工商旅在此尝到潞水银鱼、紫蟹,暂缓南人归乡心切,更孕育出天津“吃尽穿绝”的饮食文化雏形。第二首中“蘼芜杨柳绿依依”映射北运河堤岸的生态景观:为固漕风光道,明清两代广植杨柳护堤,形成“绿杨城郭”风光,至今西沽公园古槐垂柳犹存旧影。诗中“檐燕栖檐立又飞”,更暗示北运河对天津农业的润泽,潮白河、永定河与潞水交织的水网,使直沽周边“斥卤之地”渐成膏腴之地。两首诗以棹歌声串起潞水漕运之利与直沽民生之乐,见证了一条河如何将荒滩渔村哺育成“畿辅门户”。北运河的帆影最终化作天津卫码头的繁盛之景,“渔村灯火星散处”正是天津这座城市从河畔起步的文明印记。

清末诗人林鹤年的诗《潞河舟行书所见》以潞河沿岸的农耕景象为窗口,折射出清代天津“漕农交织”的生存图景:

大田青青麦,来时二寸许。相隔两月余,临风自高举。好雨虽及时,天赋厚所予。蓬蓬多生机,丰穗不怕饥。频年河决患,遗穗不盈亩。俭以培其丰,高粱亦堪煮。积谷裕边防,除暴安行旅。告尔村中氓,当请事斯语。

潞水不仅输送漕粮,更以灌溉之利催熟两岸麦浪,成就其地“鱼米之乡”的美誉。然而“频年河决患”四句,直指永定河泛滥对北运河造成的连带灾害:洪水携沙淤塞河道,淹没农田,致“遗穗不盈亩”,漕运与农耕双重受挫。北运河不仅是粮道,更是边防命脉,故诗人提出“俭以培其丰”“积谷裕边防”,天津仓廩的丰盈关乎京畿稳定,而河患治理、劝农固本则是“除暴安行旅”

沽上丛话

